

那个叫“作坊”的地方

叶柏成

那个名为作坊的地方,在陕西的地图上,甚至难以找到一个芝麻粒大小的标记,正是我初任小镇普通干部时,包组入户的第一站。几次梦里,作坊的风从我耳畔刮过,凉飕飕的;作坊齐小腿深的积雪,似乎比别处更纯净,更厚实一些,比别处要贼冷一些。因为它在麻柳小镇六村一社区中,是海拔相对较高的地方,在一千多米,与瓦庙镇搭界。那里的山山岭岭长得陡峭险恶,露出叫人内心发怵的凶相。山岭上长满了枞树,青冈树,火棘树,白杨树,红椿树等杂树。

我之所以对这个寻常而普通的乡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我工作中摸爬滚打的首选目标,更让我在这个地方一千就是 20 几年。那时候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征收农业税和计生部门,后来开始收取农村合作医疗款,社会养老款。我开始与这些脸色黝黑,表情粗犷的老百姓们打交道。当我坐在四四方方长条形大青石围成的火塘边烤着疙瘩火,组织村民召开小组会议的时候,第一次发言我语音打战,坐板凳喜欢先嘟着嘴,将凳子上落满的柴灰吹上一遍。后来我发现这一细微举动,让当家人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从此后见板凳就坐下,见茶水就喝。说话也学着村民的样子粗喉咙大嗓门,举止不讲究,随便大方,这样就与老百姓慢慢打成一片,让他们把我像对待自家人一样看待。如此一来,他们开始打消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漠然,关心由疏远到一天天拉近,人与人变得亲近起来,他们会同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会同我拉家常。这样一来,我难以推进的工作便开展得顺利一些,到后来村党支部书记陪我挨家挨户催促交款,村小组长积极配合,我们翻山越岭,摸黑行走在崎岖陡峭的小路上,挨家挨户地做工作。

我包联的是青岩村作坊七组,七组组长姓邹,中

等身材,面如古铜,清瘦而有精神,他待人实诚,家里老婆常年多病,家境虽然贫穷,却待人大方舍得,我与他称兄道弟,收取合疗款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我,一边宣传合作医疗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种种方便和重要意义,一边介绍看病医疗费报销的手续。常常是我一家家开发票,他一户户收钱,两人配合默契,有说有笑,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就把钱收齐了。在归途中,工作初见成效,心情愉悦,我们悠闲地走在上坡路上,开着玩笑。兴致高时,我们唱起紫阳民歌,如《三月三上茶山》和《陕北访友》。一路欢唱,偶尔引起附近土狗的狂吠,百狗齐吠,声势浩大,月光也似乎被吓退,躲进了云层。回到组长家里,他妻子已经睡下,却将干四季豆和洋芋果果炖肉煨在火塘边,洋芋米饭焖在吊罐里。我与组长照例要喝几杯散壳子苞谷酒,编一阵闲传,上床时,已经是凌晨 1 点了。明日,继续走东家,串西家,30 多户人家,200 多口人的合疗款,半个多月收了八九成。

在作坊,邹家是大姓,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也姓邹,是七组组长的叔伯。他虽脾气暴躁,但威信很高。当大家对某事无法决断时,他站起来,用瘦削的手臂在空中画一个半圆,提高嗓音:“这事就不要议了,既然是有利于咱村老百姓的事情,纵然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事情弄成了!”随着他的发言,这个村民院落会议便画上了句号。而诸如征收农业税的事情;村民集资修通村组路段的事情;村民拉通电路占地的事情等,都在他果断的手势下,力排众议,得到落实。他主动联系挖掘机师傅,以最低报酬修通作坊路段,并自费 500 元集资。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通电,他与村民一起挖坑,打电线杆,尽管劳累至极,但最终让村民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村级公路也得以

硬化,村民生活明显改善。

支书为人慷慨,每次乡镇干部进村入户干工作,他总是热情邀请到他家吃饭,晚上将干部留宿在自己家里,他让媳妇将床上的被褥和铺的床单都换上干净的,吃饭的时候,喜欢给客人夹菜,直到碗里码成了小山,他的筷子还没有停下来,你津津有味吃起来,他就高兴,你半天不动筷子他就认为饭菜不合你的口味,或者误以为你嫌弃他们的“粗茶淡饭”。他给人散烟不是一支支散,而是一包包给你。给你香烟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哈吸烟(档次低,不好),莫嫌弃,拿着抽吧!”投桃报李,我母亲与妻子总是在我每次下乡的时候,催我到商店给村支书家组长家的娃儿买一些糖果,给支书组长买上几包香烟带上。

在青岩村作坊,包村联组的岁月里,辛苦并快乐着。没修通公路之前,我们早晨 7 点多从麻柳镇政府出发,走八九里山路,到中午 12 点多才翻过蚂蟥垭,又下坡一两里山间小径,才到达村支书家里,吃了中午饭以后,稍作休息,又路上山路,去几个村小组召开群众会,安排春耕生产;部署森林防火防汛防洪等各项工作。有时候,白天要跑遍几个小组,晚上还要马不停蹄赶回乡镇,参加第二天的重要会议。下山的路更不好走,摔上几跤是常事。幸亏小路旁长满茅草和各种杂木,它们在我危难之时都充当了“救命稻草”,如果没有这些草木,在我摔倒面临滚下山岩的时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植物,却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支撑和缓冲,让我能够稳稳地站住脚跟,重新踏上征程。

每次下乡,在村支书,村组长的支持配合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内心如同炎热的七月天喝了一杯冰爽的可乐,别提有多安逸,多惬意了!

却像游人一样,背着手,瞭望着绿色田野,心旷神怡。如果你初来乍到,根本分不清谁是游客,谁是农民,这里打造的生态环境,也让你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农村,哪里是城市,这也许就是美丽乡村游的真正样板吧!

文香是硒园山庄最深厚的内涵。紫阳将本土文化装入蒿坪,蒿坪将本土文化装入硒园农庄,硒园农庄将本土文化装入游人的心里。无论是在茶山、在田野,在农庄,紫阳的本土文化就像春风一样,吹拂在游人的周身,文旅融合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那茶园高坡的巨型茶壶一直流淌着富硒山茶的清香,时时勾起赏茶人的一帘幽梦。那陆羽的《茶经》翻滚着茶叶的千古奇妙,解读了茶禅一味的万古经纶。那元镇的《一七令·茶》宝塔诗,直叫游人“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那白居易的《萧员外寄新蜀茶》,饮后惊呼“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在这茶园里,满是文化的基因,渗透着诗词的温润。味香是硒园农庄最地道的呈现。晚上硒园农庄的盛宴,全是就地取材的,紫阳蒸盆子、土鸡、水晶肉以及各类纯天然无污染时令蔬菜、山野菜等,每道菜都煮着秦巴山的灵秀,炖着汉江水的悠长,更煨着硒园农庄里的田园牧歌。

当餐桌上飘来第一缕清香时,我的胃就开始敲锣打鼓。那“紫阳蒸盆子”里裹挟着的腊肉、土鸡、莲藕,浓浓的就像桃园三结义,越吃越亲近;那“富硒三宝”中的黑土豆、红山药、紫玉米,就像植物界的复仇者联盟,越吃越豪爽;那“晒水点豆腐”,就像青花瓷碗里的琼浆玉露,越吃越润心;那“现蒸水晶肉”,就像大海中的极品红玛瑙,越吃越思念;那“茶叶炒腊肉”,就像茶马古道上的经典桥段,越吃越醇香。还有那“蒿子窝窝头”“蒿子炒鸡蛋”“蒿子炖豆腐”等美食,真正爆炒出了蒿坪的味道,也爆炒出蒿坪称谓的由来,让你在蒿坪的美食王国里无限畅想。

而今,在游人你来我往的加速互动中,这味道正从硒园农庄飘向蒿坪河,从蒿坪河飘向紫阳县,又从紫阳县飘向神州大地。

悠悠汉江

张漪

江湍急浩大,橘子洲的湘江充沛开阔,古都咸阳的渭河从容厚重,三峡的长江静默深邃……正是有了它们,华夏儿女繁衍生息,悠久文明得以传承发扬。可是,我竟忘了仔细感受生育我的这条母亲河——汉

江,她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

这条流淌在中华腹地地带的江河,穿越秦巴,贯通荆楚,汇纳百川,东入长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特定的历史碰撞出了一段发源于汉江上游的汉人故事。

余秋雨先生曾在拜台大门屏风中题写着:“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犹记得在走出拜台时,被这段话深深触动。

在文旅热的浪潮中,这座城市在汉江的浸润下依旧保有着地的低调谦逊,只是默默将优质水源输送至关中、华北平原。汉江上游末端的丹江口市(古称均陵、武当县、均州府)因 1958 年新中国在此截流建坝,开工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而得名。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在楚地传唱久远的《孺子歌》,经孔子和屈子两位圣贤的传诵,让沧浪之水广为流传。

而今的丹江口市因建坝蓄水,将悠久的均州,沧浪淹没在一片浩渺无垠的碧波之下。与此同时,江水北送,水位下降,曾经号称“长江最大支流”的汉江早已丧失了曾经的航运价值,只留下沿江落寞的古镇、渡口讲述着黄金水道的辉煌。为优质水源的保护,汉江流域的城市和百姓在生态环境上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让人动容。

春夏之际,库区蓄水,江水丰沛,漫江碧透,沿岸山峰层峦耸翠,绿意盎然,驻足两岸,清风徐来,顿感清静舒畅。在经济开发的当下,汉江历经千年,东流不改,又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泽被两岸,福润华夏。而青山绿水中的这座小城——安康,也成为难得的宜居之地。

若问汉江的智慧是什么,或许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一盏清茗溢芬芳

王典根

山里人不贪闲的习惯,每年清明节前就早早开始盘算采茶。簇新的竹篮、簸箕、蔑烘早已时刻准备把“绿叶子”变成“金叶子”。

今年恒口示范区明月寺贡茶园区开采茶叶的第一天,作为市派定点帮扶单位,我们在夯实“党建引领双拥共建、军民齐助和美乡村”的基础上,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以茶联友,全面促进“人地钱”要素加速向助农聚集,将全市各方“军”力量和“兵”元素拧成一股绳,首次创新举办“全市退役军人助农采茶节”,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交出一份驻村帮扶的精彩答卷。

3 年前主题党日活动,在明月寺贡茶园的松风竹影里,与康忠实初次相遇。他端着青瓷茶盏从老茶树下走来,黑瘦面庞上两道皱纹深如沟壑,梅子铺乡音裹着茶香飘入耳畔:“从前喝茶是解渴,现在喝茶是享受。”他指尖摩挲着杯沿的茶垢,像摩挲着半生岁月结成的老茧,让初见成为“青叶与山水交融”般的自然纯粹,便能感知“你恰好来,我恰好在”的默契。

南月村党支部书记康忠实精通茶叶特性。他能迅速分辨鲜叶等级,通过嗅觉识别来源山峰,对杀青火候和时间已有预判。

21 岁折戟的青年举着残臂,在凤凰山北坡写下倔强的诗行。20 世纪 90 年代桑蚕吐出的银丝,新世纪采石场轰鸣的机械,最终都化作 350 亩茶垄的碧波。记得他种植“陕茶一号”时,蹲在泥地给茶苗覆土的情景——右臂沾满春泥,却显得力量十足。那些老茶树被唤醒,新生嫩芽仿佛是古老血脉中的年轻心跳。

南月村茶叶合作社成立那日,30 多位残疾村民聚在晒茶场。70 余户茶农的竹匾次第排开,青叶在日光里舒展蜷缩,宛如无数双向上托举的手掌。最动人的是茶厂屋檐下,21 户残疾人家庭晾晒的野山茶,嫩绿叶瓣落进桂花茶堆,恰似苦尽甘来的隐喻,才不负天地雨露的滋养和种茶人的艰辛。

再访“忠实庄园”时,已立起青瓦白墙构成的高楼大厦,百岁银杏的荫蔽下,康忠实正指导工人改造机械化茶道,图纸上的等高线蜿蜒如茶汤涟漪,仿佛凝结了时空的流动。

临别时又逢春茶季,康忠实照旧捏一簇新茶入壶。80 度山泉倾注的刹那,我忽然读懂了他说的“享受”——那历经千滚百沸的茶叶,终在适宜的温度里舒展成完整的春天。

茶中有大道,杯中见乾坤。茶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见证,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陆羽《茶经》的问世,从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到海上陶瓷之路的茶船远航,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时空,连接古今,承载着东方文明的深邃与包容,承载着祖辈的智慧与汗水,既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又有“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精神境界,也寄托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与未来。

一壶茶是明月寺贡茶园区的最高礼遇。康忠实对茶具不讲究,但每次宾客莅临泡毛尖时,一定要用干净透亮的玻璃杯。那一口口明前茶,自家人总是舍不得喝,他的瓷陶壶始终泡着“粗茶”,每次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他那样一个刻板的农人,竟对品茶如此上心。他不仅品出一盏清茗的价值和梦想,更品味中华五千年文明中那一脉相承的智慧与情怀。使凤凰山独特气候和自然资源,在青山绿水间赋予茶企合作社蓬勃发展,让茶农腰包越来越鼓,更展现了“因茶致富、因茶兴业”的殷殷嘱托。



毛坝茶园东南与瓦滩村接壤,西北与老庄村相连,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片国有茶园早已镌刻着“毛坝”的地理标记,但大部分茶园面积却分布在瓦庙镇境内。毛坝茶园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品质优势和科技优势,在茶史中书写紫阳茶的辉煌。

阅读新中国紫阳茶园建设的发展史,观摩毛坝茶园的旧址,让人浮想联翩,谁也没想到,这片茶园在紫阳富硒茶研发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为紫阳茶夺得多项荣誉。

《紫阳茶史》记载:1952 年 10 月,国有毛坝茶园成立,该茶园位于关坪山,隶属紫阳县第十三区(毛坝区)管辖。此地是紫阳清代贡茶产地。1952 年初土地改革时,关坪山有 1200 多亩连片成块的茶林、粮地未土改到户,被留作国家建设项目用地。当年,省、专区来紫阳考察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的选址,即宣布在关坪山建立国有茶园,因靠近毛坝关而命名为“国有毛坝茶园”。毛坝茶园是西北地区成立较早的国有茶场,属差额补贴事业单位,主要担负茶叶生产研制示范与承接培训任务。1981 年,改名为“国营紫阳县毛坝茶场”。1986 年,紫阳县林业普查茶场实际面积为 430 亩,经过多年的拓展茶园达到了现有规模。

毛坝茶园具有生产加工名优茶叶的诸多优势,“荒山野岭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道出了紫阳茶的玄机奥妙。该茶园位于海拔 800 米以上的群山环抱之中,关坪山绵延几十里,是紫阳南部最大富硒带,这里土壤富硒量高,生态环境好,绿色环保;茶叶品种品质优良,以紫阳糙叶种、紫阳大青叶、紫阳大柳叶居多,本地优良品种混合在一起强势搭配,产生独特的品质香味;创新实力雄厚,毛坝茶园是紫阳县一大批茶叶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基地,成功研发多种茶叶新产品。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梅青育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科技舞台上大显身手,紫阳的硒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富硒茶的研发已列入重要课题。毛坝茶场生产的茶叶富硒含量高,有机成分丰富,在富硒茶研发中经得起多种指标的检测,茶场为紫阳茶赢得多项荣誉。1987 年,毛坝茶场为紫阳县茶厂提供的毛尖茶被陕西省评为“名牌产品”;1989 年,毛坝茶场制作的“紫阳香毫”“紫阳春峰”荣获中国名茶“陆羽杯”奖。当年,“紫阳香毫”产品在人民大会堂专家评议会上被国家命名为首个富硒茶;1990 年,于若木老人莅临茶乡,应邀出席紫阳县首届茶文化节,毛坝茶场的紫阳毛尖获安康地区特等奖、被陕西省评为优质名茶。

如今的毛坝茶园沐浴着春晖,古茶树生机勃勃,叶茂枝繁,盘山公路盘旋而上;“毛尖香毫”吞吐吐雾,富了乡村,谱写茶旅融合、最美乡村的新华章。毛坝茶园的科技创新和敬业奉献精神永存,紫阳人心中有一个永远的毛坝茶园,因为这里蕴藏着几代紫阳茶人的青春梦想、故乡情怀和抹不去的时代记忆。

『毛坝茶园』漫笔

向连才

硒园飘香

丁天



4 月上旬的一个早上,我随市文联和市作协的采风团,来到被青山绿水包裹的紫阳县蒿坪镇硒园农庄。

茶香是硒园农庄最灵动的向导。茶园如诗,梯田似歌。漫步在茶文化旅游廊道上,贯通四村的千亩蒿坪茶园便在晨雾中舒展开翡翠般的画卷,好一派园林气象。簇簇丰满的茶树沿着山势起伏,嫩芽如初生的星子缀满枝头,将整个山野装点成流动的碧玉绿海。

走近满是农人笑脸的茶园,竹筐里满是嫩绿的茶叶。那雀舌般的茶芽还凝着山岚的露珠,我轻轻拈起茶芽含在唇间,清苦与甘甜便在味蕾上跳起圆舞曲,像是把整个季节的精华都收进了肠胃,任由茶香在胸腔里酿成清冽的甘泉。

来到茶亭,煮茶姑娘正在分茶,游人纷纷上前细品,那青瓷盏中碧波微漾,氤氲的热气里浮沉着千年茶韵,每片茶叶都记载着阳光与

云雾的私语。

花香是硒园山庄最诱人的代人。从茶文化旅游廊道惬意地走回硒园农庄,首先跃入眼帘的是长排圆拱形廊架上串串争奇斗艳的绛紫色紫藤花卉,它谦虚地垂头迎客,让游客爱怜抚摸,尽显妩媚。

午餐过后,登高俯视,农庄坐落在蒿坪镇美丽乡村游的大地圆点上,总占地面积达 6 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内设有多功能厅、休闲小憩天井、茶艺书画室、垂钓池塘、大型停车场、文化长廊等,是城里人的民宿,是乡下人的酒店。而它周围的农舍和`青砖黛瓦的院落,依着山势层叠,背靠青山翘楚,好一派新农村的景象。

从我身边纷至沓来的那些游客,纷纷跳入田野,摘吃鲜嫩的豌豆角和熟透的草莓,并在农人的指点下,种植辣椒、茄子、西红柿等蔬菜,把自己变成了农人的模样,而真正的农人

